

韩国学古房本《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四题*

盛 莉**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V. 对现存卷次字迹磨损难辨篇目的校注 |
| II. 《太平广记详节》现存卷次版本的注明 | V. 参校本的选择 |
| III. 参校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时类名的注明 | VI. 结语 |

I. 引言

由韩国学者金长焕、朴在渊、李来宗主编的学古房本《太平广记详节》是韩国古代文学界的一大盛事。该书分为“译注篇”、“校勘篇”、“原典影印篇”三部分，将《太平广记详节》这部韩国古代珍贵的古籍文献呈现在广大学人面前。《太平广记详节》由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该书是中国宋代小说类书《太平广记》的选本，一共有五十卷，选录小说约占五百卷《太平广记》的十分之一。《太平广记详节》刊行时间为1462年，早于中国明代谈愷刻本《太平广记》，其所据底本为宋本。《太平广记详节》现存卷次还保存了六篇今本《太平广记》没有的佚文和大量的异文¹⁾，对于研究《太平广

* 本文为2012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太平广记〉类目的编纂思想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12YJC751066)。

**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 讲师，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专任讲师

1) 《太平广记详节》现存卷次保存了《蕃中六畜》、《耶孤儿》、《胡王》、《王陟》、《侯泳》、《陈延美》六篇今本《太平广记》没有的佚文。

记》的文献版本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张国风先生对此已有详述²⁾，遗憾的是《太平广记详节》在中国还没有校订本和影印本出版。笔者多年来从事《太平广记》研究，一直憾感未能在中国国内看到《太平广记详节》这部珍笈，这次在韩国岭南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部讲学期间，有幸看到了韩国学古房本《太平广记详节》丛书，惊喜之下细细研读。在此过程中，笔者借助《太平广记详节》丛书研究《太平广记》之处甚多，受益匪浅，并叹服韩国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同时，对于《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的校订，笔者也有自己的几点浅见，觉得如果不作说明，会影响研究者对《太平广记详节》的认识和运用，因此，不慚浅陋，记片言于此，望能得方家指正。

II. 《太平广记详节》现存卷次版本的注明

《太平广记详节》现存残卷计二十六卷，分藏韩国各处，版本有忠南大本、国立中央图书馆本、诚庵古书博物馆本、朴在渊藏本、玉山书院本、高丽大晚松文库本六种。学古房本《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³⁾将每卷所属的版本都予以注明，统计如下：

《太平广记详节》总目、《太平广记详节》目录(上、下)：忠南大学校图书馆本

卷一至卷三：忠南大学校图书馆本

卷八至卷十一：高丽大晚松文库本，玉山书院本

卷十四：国立中央图书馆本

卷十五至卷十九：国立中央图书馆本，诚庵古书博物馆本

卷二十、二十一：朴在渊藏本，玉山书院本，诚庵古书博物馆本

卷二十二、二十三：朴在渊藏本，玉山书院本

2) 详见张国风《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的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2年4期。

3) 以下简称“校勘篇”。

卷二十四、二十五：朴在渊藏本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玉山书院本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高丽大晚松文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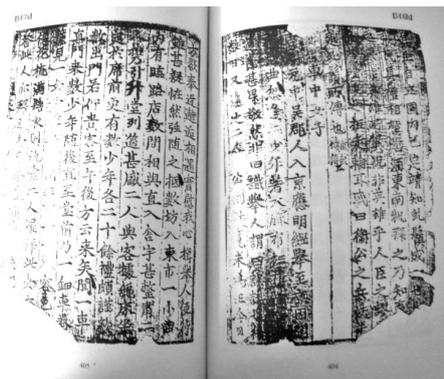
由上可知，现存《太平广记详节》仅存孤本的有《太平广记详节》总目、《太平广记详节》目录(上、下)，卷一至卷三(忠南大学校图书馆本)，卷十四(国立中央图书馆本)，卷二十四、二十五(朴在渊藏本)，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玉山书院本)，这些孤本保存的《太平广记详节》资料无疑是唯一的。“校勘篇”以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对 现存《太平广记详节》目录卷次进行了详细的校订，不过仍偶有零星失摘，如忠南大本“《太平广记详节》总目录上”卷一录篇名《月伎使者》，校订者直接改为《月支使者》而未出注⁴⁾。

至于那些有两个以上版本的现存卷次，“校勘篇”只是给出卷次的现存版本，而没有注明所校订篇目的具体版本。进而言之，“校勘篇”校勘的《太平广记详节》每一卷的底本并未说明。事实上，《太平广记详节》现存的六个版本虽然都是单页十行，行十七字，双黑鱼尾，却并不是同一批次的底本。以下面几幅《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的图片为例：



图一：卷十一《侯继图》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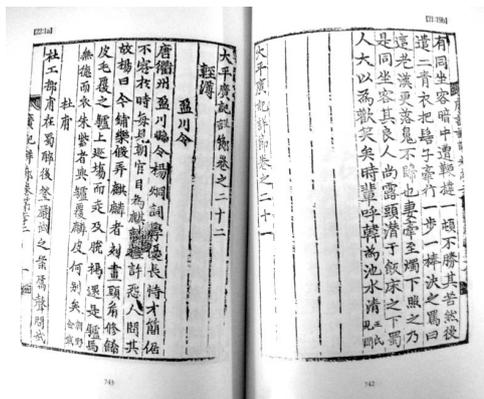
- 4) 金长焕、朴在渊、李来宗主编，《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学古房，2005年版，85页。以下《太平广记详节》皆出此版，不再说明。
- 5) 金长焕、朴在渊、李来宗主编，《太平广记详节》，学古房，2005年版，402-403



图二：卷十四《车中女子》⁶⁾

卷十一的版本有高丽大晚松文库本，玉山书院本两种，卷十四的版本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本，很明显卷十四的文字风格较卷十一要清瘦秀丽得多。

再看图三：



图三：卷二十一《韩伸》和卷二十二《盈川令》⁷⁾

页。以下《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皆出此版，不再说明。

6) 《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404-405页。

7) 《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742-743页。

卷二十一的文字风格浑厚圆润,卷二十二的文字风格清丽秀雅,两者明显不是同一版本。卷二十一有朴在渊藏本,玉山书院本,诚庵古书博物馆本,卷二十二有朴在渊藏本,玉山书院本,则“原典影印篇”的卷二十一和卷二十二究竟各是哪一版本,读者并不知晓。既然《太平广记》的现存版本并不是都出自同一版本,则校勘和影印时所据《太平广记》每一卷次的底本亦应注明,可以说,这不仅反映了《太平广记》的版本流变,也反映了《太平广记》的版本情况。

《太平广记》“校勘篇”在校勘时未注明每一卷次的底本,研究者对《太平广记》现存篇目文字所反映的真实版本面貌还会存在一些疑惑。

III. 参校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时类名的注明

学古房本《太平广记》以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参校,和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不一样处都进行标注。但仍然存在类名注明的问题,表现为两点:

一、对《太平广记》没有的类名未作说明。这两个类名是“烈女”和“杂禽”。

现存诸本《太平广记》已非原帙,中国学者张国风先生考证《太平广记》时发现南宋时《太平广记》已非完帙,卷二六一至卷二六五有目无文,卷二六九、二七〇部分篇目亡佚⁸⁾,

谈本《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前有谈愷识语云: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阙七卷云。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愷志。⁹⁾

8) 详见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74-80页。

9) 参[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2069页。以下所引《太平广

又卷二七〇前还有一段识语：

此卷宋版原阙。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阙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愷志。¹⁰⁾

上述两段识语说明谈愷所见《太平广记》卷二六一至二六五、卷二六九、二七〇的失佚，

卷二七〇宋版原阙，今所见卷二七〇篇目乃谈愷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卷二七〇宋版既原阙，或许其篇前小类亦亡阙。今本《太平广记》卷二七〇“妇人一”无下设小类。但卷二七一“妇人二”下设有“贤妇”、“才妇”，卷二七二“妇人三”下设“美妇人”、“妒妇”，卷二七三“妇人四”下设“妓女”，观卷二七一、二七二、二七三“妇人”小类如此之多，疑“妇人一”亦原应有小类。《太平广记》卷二七〇“妇人一”录烈女故事，《太平广记详节》“贤妇”类前有“烈女”类，收《李诞女》、《窦烈女》、《高彦昭女》诸篇，可知《太平广记》卷二七〇“妇人一”下原当有“烈女”小类。

又今本《太平广记》未有“杂禽”类，然其“畜兽”类列“杂兽”小类，疑《太平广记》原有“杂禽”类，收录各种鸟类故事。“杂禽”一语时人已有称之，《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云：

冯谗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¹¹⁾

《太平广记详节》选录的《新喻男子》、《漱金鸟》、《杜鹃》、《蚊母鸟》、《鸮》五篇均出自今本《太平广记》卷四六三，因此极有可能宋本《太平广记》卷四六三始设“杂禽”类，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将

记》皆出此版。

10) 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2116页。

11) 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3810页。

原类名亡佚了。

此外《太平广记》的“美妇”类在《太平广记》中为“美妇人”类，观《太平广记》所设“贤妇”、“才妇”、“妒妇”等类名，是知今本《太平广记》“美妇人”类当为“美妇”类矣。

以上种种皆说明《太平广记》保存的一些今本《太平广记》没有的类目是宋本《太平广记》原有的，对此，《太平广记》“校勘篇”如能在校订时加以注明则更能凸现《太平广记》的文献价值。

二、对《太平广记》中大类下设小类篇目的注明。《太平广记》的类目有些是《太平广记》大类下设的二级类目，这些二级类目被直接从《太平广记》中抽出，成为《太平广记》的一级类目。而有些《太平广记》中小类的篇目又被直接归到其小类所属大类下，这就容易让人误解这些篇目在《太平广记》中直接隶属于一级类目。如《太平广记》“乐”类收录的篇目¹²⁾：

卫道弼曹绍夔(《太平广记》卷二〇三“乐一”类“乐”)

蔡邕(《太平广记》卷二〇三“乐一”类“琴”)

李曩(《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二”类“笛”)

吕乡筠(《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二”类“笛”)

玄宗(《太平广记》卷二〇五“乐三”类“羯鼓”)

罗黑黑(《太平广记》卷二〇五“乐三”类“琵琶”)

《太平广记》“乐”类下设的小类有“乐”、“琴”、“笛”、“羯鼓”、“琵琶”等多种，《太平广记》将这些篇目列入“乐”类，会让人产生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上述诸篇直接隶属于一级类目“乐”下的篇目。二是认为诸篇都属于“乐一”类“乐”，后者显然有悖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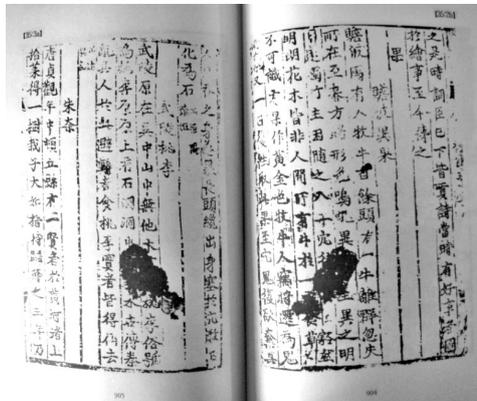
再如《太平广记》的“梦鬼神”收录《王方平》、《张洸》、《刘景

12) 参汪绍楹校订《太平广记》卷二〇三至二〇五类目，中华书局，1961年版。

复》三篇，这三篇原收在《太平广记》卷二八〇“梦五”的“鬼神”类，虽然类目的意义与所收故事基本相符，但类名却变成了“梦鬼神”。《太平广记详节》的类目定名原则是以《太平广记》的原类目名称为准，象这种偶尔出现的“修改”《太平广记》类名的个例，《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可出注说明，以免读者误解。

IV. 对现存卷次字迹磨损难辨篇目的校注

《太平广记详节》现存卷次有些篇目字迹被墨渍或已磨损不清，辨认困难，“校勘篇”以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为据，将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补齐，所补的很多文字未予出注，如下图所示：



图四：卷三十五《瞻波异果》和《武陵桃李》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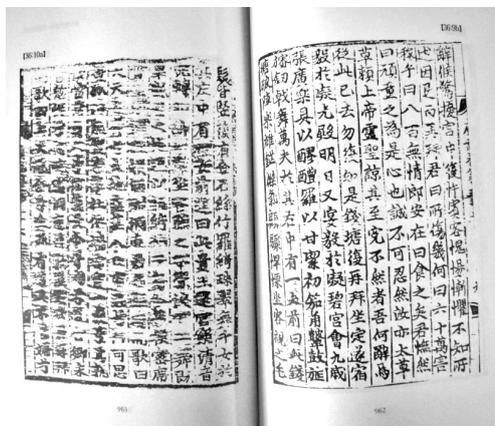
图四所示卷三十五出自玉山书院本，“校勘篇”所校订的《瞻波异果》和《武陵桃李》皆未对原典中墨渍辨认不清的文字予以说明。如《瞻波异果》

13) 《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904—905页。

“原典影印篇”中因墨渍文字辨认不清有三处，分别是“形色鸣吼异□□□异之”、“入一穴□□□□”、“牛于一□食草”，则本篇有八字难以辨认，而此八字“校勘篇”据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直接补全，未予注明：

瞻波国有人牧牛百余头。有一牛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牛主异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牛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牛人窃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出《酉阳杂俎》)¹⁴⁾

再如图五：



图五：卷三十六《柳毅》¹⁵⁾

图五所示卷三十六《柳毅》出自玉山书院本，963页文字开始模糊，至“清音宛转”后文字辨认困难，963页原典可辨认文字为：

14) 《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701页。

15) 《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962-963页。

V. 参校本的选择

《太平广记》“校勘篇”以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为参照本校订。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由汪绍楹先生主持校订，是书以明代谈愷刻本《太平广记》为底本，参以明抄本、清陈鱣校宋本、清黄晟刻本等而成。是目前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太平广记》通行本。但诚如中国学者张国风先生所说：

现在通行的《太平广记》是汪绍楹先生的校点本(以下简称Z本)……根据笔者的比较对照发现Z本拘于严格遵循T本(谈愷刻本)的体例，对C本(陈鱣校宋本)、Y本(明野竹斋抄本)的吸收都极其有限，而Z本的《点校说明》对此并未有所交代。致使学界对C本、Y本的价值至今尚无确切的估计。各科的学者都在将Z本的《太平广记》当作原材料使用。Z本不仅未能充分吸收C本和Y本有价值的佚文和他们所透露的有关宋本的种种信息，而且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隔绝，不知天壤间尚有S本(清孙潜校宋本)这样珍贵的版本。笔者以为，为了充分利用《太平广记》的史料价值，为了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必要在Z本的基础上，充分地吸收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参考新的版本资料，将《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前提下，详校诸本，补漏辑缺，细列校记，整理出一个可供学界使用的版本。¹⁹⁾

张先生还举例说明《太平广记》卷八《张佐》与谈愷本《太平广记》卷八十三的同名篇目相比较，有与孙潜校宋本²⁰⁾相同而有异于谈本的句子²¹⁾：

19) 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14-15页。

20) 孙潜校宋本系清康熙时孙潜据宋抄本校《太平广记》的一个珍贵版本。详见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16-18页。

21) 《韩国所藏〈太平广记〉的文献价值》，载于《文学遗产》2002年，4期。

谈本	《太平广记详节》与孙校本
始自斜径合路	叟自斜径合路
此正吾之所好	此正吾所好 ²²⁾
清泉萦绕, 岩岫杳冥	清泉翠竹, 萦绕香甸
拱手不敢仰视	拱手拜伏, 不敢仰视
国既有亿	国既百亿
风软景和熙	风软景和丽 ²³⁾
以得到兜玄国	以得至兜玄国
然无所见异事甚多 ²⁴⁾	然吾所见异事甚多(明抄本同)
其夕将佐略寝	其夕将明, 佐略寝

又如《太平广记详节》卷九《严武盗妾》与明谈恺本《太平广记》卷一三〇的同名篇目相比较, 有与孙潜校宋本相同而有异于谈本的句子²⁵⁾ :

谈本	《太平广记详节》与孙校本
广西川节度使严武 ²⁶⁾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明抄本、许自昌本同)
病甚	疾病甚
性本强	性本强急
项上有物是一条	项上有物一条
上诉于是 ²⁷⁾	上诉于帝(明抄本同)
至其日黄昏而卒	至其日黄昏卒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 《太平广记详节》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宋本《太平广记》异文, 有些异文在以谈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里得到了

22) 按: “原典影印篇”第230页为“此正吾所好”, “校勘篇”此句误为“此正吾之所好”, 见“校勘篇”, 230页。

23) 按: “原典影印篇”第234页为“风软景和丽”, “校勘篇”此句误为“风所景和丽”, 见“校勘篇”, 232页。

24) 按: 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 534页: “吾”原作“无”, 据明钞本改。

25) 见张国风《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的文献价值》, 载于《文学遗产》4, 2002。

26) 按: 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920页: “唐”原作“广”, 据明钞本、许本改。

27) 按: 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921页: “帝”原作“是”, 据明钞本改。

认可,有些异文则还未与《太平广记》其他的一些珍本如孙潜校宋本、明抄本等一一对照,这对于发掘《太平广记》自身的文献价值来说也略显不足。笔者以为,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以明谈恺本《太平广记》为底本,对明抄本、清陈鱣校宋本、清黄晟刻本等参校本的价值认识不够,特别是介于当时中国大陆同台湾学术交流的隔绝而不知悉清孙潜校宋本的存在,没有吸纳其异文系统,这无疑是在《太平广记》校勘的重大缺失。

又据张国风先生考证发现,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对谈本《太平广记》中的文字有所纠正:

有时出校,有时不出校。根据笔者的查对,不出校的情况大大多于出校的情况,尤其是篇名和篇目的出处,汪先生认为不合理的,直接纠正,常常不出校记。换言之,Z本(中华书局本)未出校记的地方,也未必就是T本(谈本)的原貌。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²⁸⁾

显然,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中未出校记的文字未必就是明谈恺本《太平广记》的原貌,而经过校订的文字也有很多与其他《太平广记》版本不一样的地方。《太平广记》里很多与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不一样的文字都可以在孙潜校宋本、明抄本等《太平广记》珍本中得到印证。笔者以为,“校勘篇”可借鉴当代其他学者对《太平广记》的版本考证,多吸纳当代一些《太平广记》校订本的校勘成果。而象孙潜校宋本、明抄本、陈鱣校宋本这样以宋本为底本的《太平广记》珍版,若条件许可能直接成为“校勘篇”的参校本,则更有利于溯源《太平广记》的原貌,凸显其文献价值。

28) 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39页。

VI. 结 语

“校勘篇”对《太平广记详节》现存篇目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订。不过有些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校勘篇”校勘时未注明每一卷次的版本。二、参校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类名时，对能突出《太平广记详节》文献价值以及容易产生歧义的类目没有出注说明。三、据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补遗现存篇目中磨损难辨的文字时没有注明。四、“校勘篇”可借鉴当代其他学者对《太平广记》的版本考证，多吸纳一些当代《太平广记》校订本的校勘成果。象孙潜校宋本、明抄本、陈鱣校宋本这样以宋本为底本的《太平广记》珍版，若条件许可可能直接成为“校勘篇”的参校本，则更有利于溯源《太平广记详节》的原貌，凸显其文献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是韩国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成果，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并热切希望《太平广记详节》丛书能在中国国内出版，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看到这套书。愿本文的几点浅见能为《太平广记详节》及《太平广记》的整理研究聊添砖瓦。

<参考文献>

- [宋]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
- [朝鲜] 成任编，金长焕、朴在渊、李来宗校勘，《太平广记详节》“原典影印篇”，韩国学古房，2005。
- [朝鲜] 成任编，金长焕、朴在渊、李来宗校勘，《太平广记详节》“校勘篇”，韩国学古房，2005。
- 张国风，《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的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2。
- 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

<Abstract>

“Textual criticism” of <TaiPingGuangJiXiangJie>’s existing novels were carefully. But there still remains to be perfected further, mainly as follows: First, “textual criticism” study didn’t indicate each volume’s version. Secondly, The categories which can highlight <TaiPingGuangJiXiangJie>’s literature value and producing ambiguous meaning didn’t been noted. Thirdly, The lost words Which were filled according to <TaiPingGuangJi> of the version “Zhong Hua Shu Ju” doesn’t been noted. Finally, it’s better to choose several <TaiPingGuangJi>’s versions for Proofreading, especially like those edited according to Song Dynasty’s versions.

Key Words : <TaiPingGuangJiXiang Jie>, textual criticism

